

闲话文人

姜炳炎

“玩命”写就《四世同堂》



老舍先生在写作

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是老舍自认为“写的最好的一本书”。谁能知道，他写这本书时经历过痛苦的煎熬，甚至说是“玩命”。

那时，全面抗战爆发后，老舍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，主持日常会务，随即西迁重庆。此时，夫人胡絮青带着3个孩子到北平侍奉老舍年迈的母亲。1942年，老人病故，胡絮青又用了一年时间，千辛万苦带着孩子们返回老舍身边。

亲身经历国亡家破的惨痛滋味，胡絮青把所见所闻和心中的愤慨，反复讲给老舍听。老舍点着烟静静地听着。几个月后，老舍对胡絮青说：“你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，给我带来了一部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。”此时，老舍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。

首先是艰难的生活环境。老舍虽然名声在外，但实际上穷得很。夫人胡絮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差事，每月工资极低；老舍负责文协抗战宣传，几乎没有收入，只好给报纸杂志写文章挣稿费。他常为是否放弃写作去工作养家而纠结。做公务员？自己坐不惯公事房；教书？也不甘心。思前想后，老舍“宁可受苦，也不愿改行”。同时，他家的屋子很小，白天受烈日暴晒，晚上则群蚊围攻，老舍写作的房间因老鼠多被称为“多鼠斋”。

其次他身体并不是很好。贫血、疟疾、痢疾等病症一直折磨着他。乃至于只要稍一劳累，便头昏，如不马上停止写作，就会由昏而晕，一抬头则天旋地转。

再次杂事多。除了文协抗战宣传外，为了养家，老舍要给许多报刊写文章。这多是短篇，还有不少是朋友约稿。老舍回忆说：“好些篇一挥而就，因为没工夫修改；有时怕得罪朋友，就得硬挤。所以写的乱七八糟。”这一切都严重地干扰了《四世同堂》的构思和创作，老舍陷入了苦恼之中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在林语堂主编的《宇宙风》杂志上写了一篇《磕头了》的文章。文中有这样的话：“抗战中，我写了许多不像样的东西。所以我决心写一部相当大的长篇小说，以赎粗制滥造之罪。朋友们，别再向我索要小文！让我在病痛的煎熬中写完这个长篇小说吧！我向肯帮忙的朋友们磕头致谢！”

排除了上述干扰，老舍集中精力，自1944年1月开始写作《四世同堂》。1946年3月因到美国讲学，暂时停滞。1946年底，在朋友们的鼓励下，他在美国继续写。到1948年6月底，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鸿篇巨制。

《四世同堂》的写作延续了四年半。回顾整个过程，老舍如此形容：“这简直不是写东西，而是玩命！”[图](#)

琼岛风物

王锡钧

我读万泉河

我老家在万泉河中游北岸。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，是伴着万泉河度过的。稍大后，到城里读书，后又参加了工作。但万泉河一直离不开我的视线。我曾从县城出发或乘车，或水上走船，到万泉河上、中、下游，走了个遍，也看了个够。万泉河上的埠头、急流、险滩、河湾留有我的足迹与身影。

在海南岛的大河中，万泉河的河岸，是自然生态保存最为完美的。万泉河是一条绿色之河。它的沿岸植被丰厚，被绿色所覆盖。上游河段，河床狭窄，两岸峰连壁立，尽是蓊翳苍茫的原始森林，或次生林。中、下游河段，河面渐次开阔，两岸土地平展，岸上椰树、槟榔、海棠、母生、古榕以及叫不出名字的高大乔木，成行成排耸立，还有万千竹篁相拥成笼，更有万绿丛中怒放红花的水棉，构成海南东部河流独有特色的亮丽风景线。我曾到万泉河上游牛路岭电站大坝下，作一次探险性的乘橡皮艇漂流。这里的河床狭窄，河面宽不过十几米，两岸山峰高耸，仰着头顺着山势看上好一阵子才见那山顶，天空被山峰夹的只剩下一片空白。万泉河在两山夹峙的河谷中，蜿蜒曲折地奔泻。每飘流至河道转弯处，前面便出现两岸陡斜斜的山体，一前一后，一左一右，互相穿插，遮断河流的壮伟奇观。无论是山峰上，还是临河脚下，都密生着郁郁苍苍的热带丛林。那层层叠叠铺展的莽丛，随着山体的变化而变得异彩纷呈。

万泉河畔及其河中凸现的奇岩怪石，是万泉河自然生态，令人神往的风物之一绝。我饱览过万泉河口的圣公石；万泉河中游的石虎、石龟、芳前石；万泉河上游片石沟一沟的石头。这些奇岩怪石，以其奇特的形状、姿态、色泽、神韵及其承载的历史人文，让我看不厌，玩不够，乃至沉迷其中而留连忘返。

在万泉河中游北岸有个陡岭，该岭临河之处，从竹篁莽榛覆盖的岭体中，冒出一个赤褐色的巨石。其石成虎头状，有凸起的额，塌陷的眼睛，斜直的鼻梁，垂悬的下颌。在这只石虎之下，还有一只状似老虎的大石，横卧于岭脚下，虎身浮漫于浅水中，头西尾东长达十几米。那个从山体中凸出的石虎巨石上刻有“同治庆云王景朝”题的“步瀛洲”三个大字。在此题字下，还刻有“文炳”两个大字。大字底下刻有“同治癸酉吉日，琼镇刘成元”两行小字。据查，王景朝，字庆云，石虎对面南正村人。官至“同知”正六品。当官期间，游石虎岭，为石虎奇观所迷，在石上题刻“步瀛洲”，记其游兴。《辞海》说：“瀛洲”乃仙人居住的地方。又“琼镇”乃琼州镇台之简称。经考证，刘成元，清代琼州镇台（最高军事长官），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，刘成元平叛得胜乘兴游览石虎，在石上题刻“文炳”两字，以抒怀人生抱负。

在万泉河上游牛路岭电站万泉湖区之北，有一条流水潺潺流入万泉湖的河沟，名叫片石沟。沟长一公里，沟宽四、五十米。沟中全是石头，这更是万泉河石的总汇石的博览馆。这一沟石头，随沟势而赋形，各取姿态，或竖或卧，或斜插向天，或歪着躺。有的突怒偃蹇，有的岿然相垒拥叠，有的从沟岸负土而出，伸展成巨幅的石壁，凹潜于沟底，又裸凸于水面。沟中的石多为赤褐色，也有铁乌色，也有灰白色。其石

大小不一，小的如拳，中的如面盆、水桶，大的如桌，如猪如牛。沟中有一滩散乱的鹅卵石，这鹅卵石，浑圆、滑润、无缝无穴、无棱无角，一色的朗黄，明丽得令人叫绝。这一沟石头，看似乱得一塌糊涂，却隐含着一种自然律动节奏之和谐。沟水在这种错乱排列的石块中，左穿右突，激越飞腾，跳跃冲撞，水花飞溅，便有不绝如缕的“咧咧”水声，如琴弦律韵。

石本无言，乃无性之物。但这一沟石头，却在山沟中创造出神秘而充满生机的浩然野性之奇观。[图](#)

佳节词话

马亚伟

苏轼的中秋

时光回溯，回溯到九百多年前。有一个人，在中秋夜，喝得酩酊大醉。皓月千里，他独自一人起舞弄清影。月光下，他的袖口一抖，抖落了一曲《水调歌头》。从此，千年中秋，因他而生辉；中秋的诗篇，因一阙《水调歌头》华光灿烂。

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中说：“中秋词，自东坡《水调歌头》一出，余词尽废。”苏轼的中秋，成就了一曲千古绝唱。试问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，只要稍稍识得一些字，有哪一个不会把《水调歌头》读得朗朗上口？苏轼的名字，就像华人之间共通的一个暗语，轻轻说出来，会意一笑，就是他了！甚至，日本、朝鲜等许多国家有人专门研究苏轼的词。中秋夜，有多少人在同一时刻抬头望月，脱口而出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余光中说李白“绣口一吐，就是半个盛唐”，而苏轼的袖口一抖，便是半个世界。

苏轼的中秋，是浪漫的。中国古人的浪漫，是无法超越的。他们驭想象之力驰骋在白云之上，青天之外。他们可以借天上的琼楼玉宇，去揽明月摘星辰。苏轼仿佛置身天上宫阙，看月光游移，随月影飘摇，以明月佐佳酿，一樽欣赏到天亮。

苏轼的中秋，是深情的。试想，在遥远的古代，没有电话相牵，更没有QQ视频可以天涯咫尺。远方的人儿，不能相见，只能怀念。中秋节，被古人赋予了太多的感情色彩：团圆，思念，花好月圆，千里婵娟……一曲《水调歌头》，行云流水一般，淌过人们的心田，人心即刻便被皎洁的月光融化了。苏轼把自己的一片冰心寄托给明月，让明月来表达对七年不见的弟弟的思念，对天下离别之人的美好祝愿。请跟着苏轼轻轻唱和：“今夕是何年，是何年！”那是一种怎样的共鸣啊！剪不断说不清的情愫，被苏轼一下子说到心坎上，所有的幽微难言的感怀，豁然明朗。



古画中苏轼《水调歌头》图

苏轼的中秋，是旷达的。苏轼写这首中秋词的时候，时任密州太守，政治上失意。但是苏轼乐观的天性，使得这首词意境开阔而豪放。这位宋代文化孕育出的旷世奇才，在月下把酒问月。月宫的琼楼玉宇，是那样的令人向往。

然而，毕竟是高处不胜寒，还是在人间乘月而舞吧。想来苏学士的舞姿不一定足够优美，却是洒脱而飘逸的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把所有的“忧”，都融进一杯酒，一饮而尽。然后，挥两袖清风，不带走一丝尘埃。一生磊落，胸怀坦荡。人间的悲欢离合，宦海的起落沉浮，就像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。那么，达观地来面对生活吧。

中秋当夜，皓月当空，树影婆娑，秋虫呢喃，我们再一次唱起《水调歌头》，走进苏轼的中秋：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……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[图](#)

写食主义

成健

猪油渣

猪油渣，各个地方叫法不尽相同，比如脂油渣子、油脂拉子、香酥肉等，算起来至少有十几种。猪油渣是熬猪油剩下的，整个出品过程没啥可说的。唯一值得一提的，便是猪油可分板油和网油，板油熬出的油好，剩下的油渣从品相到口感，都要比网油的高出一截。

我的童年时光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那时候物质生活严重匮乏，平日里鸡鸭鱼肉根本不敢奢求，因为连最起码的柴米油盐都很紧张。寻常人家一年到头大鱼大肉吃不上几回，猪油和猪油渣也是稀罕之物。总要逢年过节，或是为了红白喜事大办筵席了，才会有。一旦缺油，许多菜只能是枯燥无味，如同嚼蜡。

猪油又叫做荤油，猪油渣当然可以混入荤菜之列。猪油渣最诱人的，是才炸出来那会儿的香味，那是肥油提炼到了极致的味道，对于渴望肉食的人们来说，猪油渣的诱惑简直不可阻挡。刚出锅的油渣色泽金黄，裹挟着滚油的温度，发出细微的“嗤嗤”声。嘴馋的人，等不及稍凉一会，拈起一块，仰头搁进嘴里，只觉得那香腻醇厚的热油在舌齿之间流转，余味直透鼻翼。讲究一些的，会弄点细盐或绵砂糖蘸一蘸，当然更妙。但不管怎样，都须趁热。

在缺少油水的生活里，猪油渣是菜豆瓜茄的理想搭配。它可以同绝大多数蔬菜一起下锅，炖炒烧煮均可。经过烹制，猪油渣原本酥脆的口感或已无存，但其中的余油渗入蔬菜根茎叶实的内部组织，使得每一根纤维变得腴润香滑。加之油渣独有的焦香，让人感到美不可言。豆制品与猪油渣相遇，也是一番佳缘。油渣炖豆腐，是许多中老年人难忘的记忆。

猪油渣切碎，同其它食材，如青菜或白菜，配以葱姜等料，一起调成馅儿，做成饺子包子馅饼之类，会教人爱不释口。汪曾祺在一篇小说里描述故乡的烧饼时写道：“如果自己家里拿了猪油渣和霉干菜去，做成霉干菜油渣烧饼，风味独绝。”

画家黄永玉可算是一个风格粗犷的吃货，他在晚年曾作《自述》，并谈及其饮食爱好：“嗜啖多加蒜辣之猪大肠，猪脚，及带板筋之牛肉，洋葱、苦瓜、蕨菜、浏阳豇豆加猪油渣炒青辣子，豆腐干、霉豆豉、水豆豉无一不爱。”豆豉辣椒炒油渣，用来下饭，想必可以多吃一两碗的。

猪油和猪油渣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广受欢迎，如今，许多人想吃却不敢吃了，包括我，每每在饭店的菜单上看到这个名词时，总是默默地翻过此页，但在内心深处，却又将它曾经熟悉的味道温习一遍。[图](#)